

鄭徵君遺著

參

巢經巢文集卷第五

遵義 鄭 珍 子尹

遷居紀事

丙午秋

道光二十六年口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堯灣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衰苴經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曾自後之

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
吾身饑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
居而行年四十已衰茶如六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贍
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
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
非宜者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
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柴翁說

甲子

柴翁者何山農之老者也所以號柴翁何寓瞻韓意也
昌黎文公南溪始泛詩云南溪亦清駛而無楫與丹山

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匪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至張
文昌祭公詩則云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柴翁攜童
兒聚觀於岸旁所謂柴翁卽韓之山農而杖白頭者也
余年十五六始見 國初顧俠君韓詩補注酷嗜之鈔
而熟讀焉繼而聚宋之五百家注朱子考異呂程洪方
四家年譜洎明凌稚隆所刊宋廖瑩中世綵堂韓集以
及 國朝朱竹垞何義門朱墨批本方扶南之箋注莫
不取而參稽之互證之幾無一字一句不用心鉤索者
至今垂三十年矣然於韓之所以爲韓固望而未之見
也因思南溪之柴翁不知曾識字否乃能饋籠瓜勸淹

留與韓公相酬荅親接其容色詞氣其視余不多乎哉
然問以韓之所以爲韓仍與余同一茫然也則余亦適
成爲柴翁而已矣故取以爲號云

題移寫韓詩批本

庚申三月

世行穆彰阿道光戊戌重刊顧俠君補注本是依朱竹
垞何義門兩先生評點者原本竹垞用墨書義門用朱
書並就顧本評點莊謚葺得之姚江黃稚圭其兄伯埴
館西齋博明家西齋因轉抄得穆爲西齋外孫得其本
謂時有假手不無誤加年久多所缺蝕從他處得一本
增入數條又附入義門讀書記中批韓詩一卷仍分朱

墨合刻此本余通閱之義門爲批評專家確出其手無疑竹垞深於韓者乃於平生力追處似多有所不愜何邪豈一時之見邪避亂桐梓魁巖下近穀雨猶寒不可出因以三日力遙錄兩批於方扶南箋本上方於朱書者棄數條其首加圈者皆是何則不及半標何云焉

題移寫賈子新書盧氏校本

庚申六月

此新書十卷蓋後人取漢書本傳中奏疏及它遺文分析掇湊成之非元書五十八篇之舊也而此武陵何氏本又譌脫不可讀紹弓盧氏以宋潭本建本校刊者刪削是正最爲愼當乃取其本增改此本明誤者卽塗之

若都可通則兩存不必盡以盧氏所據者爲是要之既
非元書本之異同其相傳亦各有所自但求其曉暢可
讀大段不失卽得矣

題移寫春秋繁露盧氏校本

庚申七月

漢人舊籍今存者僅什餘種而譌脫無一種完善甚者
幾無一葉可暢讀此春秋繁露十七卷自乾隆閒開四
庫館搜得永樂大典中所載宋樓攻媿校定本已爲三
四百年世閒絕無僅有之祕籍館中編校後十二年盧
紹弓復加考核尤極精詳余貧不能購也從人借遂錄
此何鏗本中通照盧本改正求其可讀而已賊方出境

官又括邨里如火烈而余尙苦爲此殊自憐後人有能一讀者尙知此心

題珂雪師雪齋讀易圖

壬戌

圖繪寶鑑稱珂師山水師趙文度一樹一石俱有別致竹垞先生論畫詩自注云董文敏疲於應酬每倩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爲書款詩云隱君趙左僧珂雪每替客臺應接忙涇渭淄澠終有別漫因題字概收藏以明眞鑒非抑之也此圖古雅超絕又經楊龍友先生手題尤爲可寶其減去字珂當稱雪齋先生楊似稱某高士不識爲誰珂云雪齋先生隱居赤松溪溪在華亭知爲

松江人耳俟後考元祿己敝同治改元八月重裝弄因記之

跋古文四聲韻

郭宗正汗簡收古文七十一家夏英公四聲韻收古文標目九十八家其增多汗簡者 雲臺碑 雜古文

字略 古漢書 古世本 夏書 古案經 亢倉子

三方碑 邱光庭序文 祝尙丘韻 比干墓銘

石棹文 馬田碑 荆山文 天台經幢 蔡邕石經

道德經 庾儼字書 馬日磾集 周書大傳 李

守言釋字 庾儼衍說文 玉篇 籀韻 黃庭經

唐韻 崔希裕纂古 滕公墓銘 陰符經 南岳碑

馬日磧集 上標目三十二家馬日磧集重出馬田

碑卽馬日磧集之誤庾儼衍說文卽演說文滕公銘卽
石椁文三方碑卽雲臺碑天台經幢汗簡作天台碑卽
道德經蔡邕石經卽石經庾儼字書汗簡作庾儼字說
卽庾儼集夏書古案經二家韻中無其字除上重出標
目及韻中無字者十家又除汗簡共十一家是實增多
汗簡一十六家全謝山謂英公古文編八十八家校汗
簡未嘗多一種實取汗簡而分韻隸之絕無增減異同
於汗簡是書雖不作可也蓋全氏實未嘗細勘是書故

身系身二卷之卷五
敢作大言欺詆觀其言北宋雕本當有全序而今失之
則似因未見序文標目而始云然者然卽各字下所列
書目其增多汗簡者亦可勘見而亦似未嘗寓目何也
跋學部通辨

讀學部通辨四編終作而歎曰嗟乎吾見今所謂燕窩
海參等矣嘗之不成味食之不可飽三代聖人不知其
名而世忽羣焉貴之誠朴之家蓋終其身未嘗一入口
惟知食飯而已心侈力富者乃以食飯爲不足尊也賓
享燕會惟此等之是尙夥頤錯列東歛西挾使人與己
皆恍恍惚惚於腥羶醜惡之中一贊羣和以自快意然

而號於人曰食飯食飯固未嘗曰食燕窩海參等也及至食飯而已爲腥羶醜惡者塞其臟腑苟且告飽亦終不知飯爲何物也佛實而儒名者何以異是嗟乎亦其心侈力富使之然也若象山陽明諸子其可惜乎旣慕佛老之術爲甚深妙不仙佛則恐虛此一世也而又慮不孔孟則得罪於世教竭大過人之才力使佛老皆塞其臟腑而號於人乃曰吾孔孟之道實亦不知道爲何物也不大可惜哉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吾觀朱子自道其資質要不過中人視象山四歲時卽思及天地窮際者固遠不及矣乃卒得聖人之純正非以其魯歟

大抵質鈍者爲其易不敢爲其難守其一不敢望其二
心細而用力苦故其究卒底於道而於異端也亦無不
洞悉毫末高明者天下事不足難其心則嬾生焉嬾而
又欲以一己兼天下之數粗粗之心昏昏之行宜其佛
實儒名終不知道而亦未嘗卽佛朱子之主敬其勤矣
乎象山之養神嬾焉而已故學者甯魯鈍而勤毋高明
而嬾

跋補漢兵志

鮑廷博刻宋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跋云陳元粹爲注
按此書載元粹序止云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閱因獲

聞纂集之大旨並未言作注後載王大昌跋言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卽手鈔爲家藏忽得刊本於同門友陳令君大昌於是年九月鋟板益廣其傳若注是元粹撰大昌鈔時必尙無注見此加注之本何以都不略及且元粹序後復立綱目使學者易明其戍邊止漢之用民殆不過此農都尉止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若注是其所作則其分節當用綱目而志文漢之用民殆不過此連而天子推恩之言復者爲一段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連然後猶困於匈奴之強之言屬國者爲一段又序中謹按漢制各件並自注按語而兩處注已詳補志並

注是明以注爲皆其師作鮑氏以爲元粹撰殆誤故明之

跋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此文刻在登封啟母廟石闕銘下方云口時口五官中郎將陽陵堂谿典伯并熹平四年來請雨崇高廟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敘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不朽實有立言其言惟何凡十七行行五字泐者六字可識者七十九字前後闕多少不可知舊著家唯載在趙氏金石錄題爲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所言請

兩崇高按漢靈帝紀熹平五年四月復崇高山名爲嵩
高山注引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
之名爲嵩高山與此文合此四年爲請雨之年明年乃
依奏改復山名不得如趙氏云史誤且題爲銘亦非其
實後人均不得解故沿銘稱余按文讀之蓋爲堂谿典
請雨時表紀其父協所作開母闕銘而敘讚之詞也故
刻在闕銘之下正如後世之跋尾書後然耳何以知之
古者父沒稱皇考皇者大也秦後皇爲至尊之號故漢
人易稱皇考爲大君孔彪碑未出京師遭大君憂鄭固
碑大君夫人所其哀皆是然則此云大君是典謂其父

也典隰陵人郡國志隰陵屬潁川郡嵩高山在潁川之陽城典父協爲本郡主簿故止言郡據開母闕銘前題名興闕時太守爲朱寵則協爲寵之主簿闕銘前四言十八韻後六言十一韻者皆協所撰文至是其子典乃刻此敘表之逆數延光二年刻闕銘下至熹平四年已閱五十三年矣是年爲典與蔡邕馬日磾等奏正六經書丹鐫石之歲此文當卽典所書也至典字伯并其父協字季度官西鄂長早終於此文本明確而自趙德甫後皆以後漢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季度爲西鄂長又蔡邕傳注典字子度相證抵牾此文義亦無了時